飘动的篝火

■朱家胜

星火燎原 撷英 23

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为争取主动，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随后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会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至8月上旬，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本文再现了过草地途中的一个夜晚，作者朱家胜和几名红军战士在艰难行走中看到不远处闪亮着一簇簇篝火，瞬间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向那片篝火奔去。在飘动的篝火旁，一位红军首长正在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这让绝望中的红军战士看到了希望，坚定了走下去的信心。从此，面对饥饿、疾病、寒冷和疲劳等艰难困苦，朱家胜和战友们在远方篝火的鼓舞下，怀着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坚定地向光明迈进。

夜幕已经落上广阔无边的草地，远山、矮树林、苇子滩，什么都影影绰绰地看不大清了。疏落的星星，显得那么遥远。夜风呼呼地吹着，远处不时地传来凄厉的狼叫声。

这是我们快到阿坝前四天的一个夜里。我们几个人，因为脚被草鞋磨破，又受污水的腐蚀，已经发炎溃烂，加上肚子里装的野菜早已消化，都四肢无力，所以落在了大队后边，彼此搀扶着、鼓励着往前走。

我们艰难地爬上了一个小土包，看到不远的低处，篝火簇簇，好像夜市一般。篝火现出红色，上头是摇动的透亮的火焰，再上去，变成了蓝色，终于和夜色相融。骤然间大家像吃了一顿饱饭，感到浑身有劲，所有的疲劳也完全消失了。起先我们还搀扶着走，现在像变成了健康的人，都矫健地向篝火走去。

“啊呀！到了，到了。这就是咱们的部队！”同志们兴奋地说。

“你们猜，他们现在在干什么？”我问其他的同志。

一个拄着半截木棍的同志，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他们吗？他们现在已经吃饱了饭，去睡大觉了。他们还给我们留了两大桶饭，怕凉了，正煨在篝火旁边。我们一到，端起来就可以吃了。”

明明知道这是一种美妙的幻想，但我们都感到好像那里真有两大桶大米饭，还冒着一缕缕热气，散发着喷香喷香的气味……

我们走到一堆篝火旁。这堆篝火特别大，柴草被烧得“噼啪噼啪”响，火苗像绸子似的凌空飘动，火星子被烈焰送到很高的夜空。

篝火四周密密麻麻地围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斜歪着，有的彼此靠着，有的把头放在别人的胳臂、腿上。他们是那样地肃静，几乎是屏住呼吸，在听一个湖南口音的人讲故事。

“……曾国藩那个老汉奸，亲自带了几十万湘军，想攻破南京，消灭太平天国。这时候太平天国一位杰出的将领李秀成，带了几万人马，在南京附近和敌军大战四十余天。但由于敌人包围了南京，南京供应断绝，李秀成终于不能支持。敌人一直打到雨花台，南京危险极了……”

我绕过几个同志，借着篝火，看到那个讲故事的人正盘腿坐在一小块牛皮上。他穿着一身破旧的青布衣服，手里拿着八角帽；脸消瘦，下巴满是胡子；头发很长，像堆野草。我慢慢蹲下，用胳臂肘捣了一下旁边的一个同志：

“这是谁？”

那个同志瞪瞪我：“首长呗。”

我再没有说话，静听首长继续讲：

“敌人把南京包围得水泄不通。洪秀全也死了。南京城里粮食越来越少。不管怎样困难，李秀成还是带着队伍誓死抵抗。他们把能吃的树皮草根都吃光了，最后不得不烧牛皮充饥。后来南京被敌人攻开，李秀成被曾国藩杀了。”

有个同志带着嘶哑的声音问道：“那不是完了吗？”

“没有！”讲故事的人提高嗓门说，“人民是永远记着太平军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种子撒遍大江南北，不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生长起新的革命力量，与统治阶级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们不会完的，我们不就是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吗？不过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革命不会失败，一定成功。只要我们渡过这一关，出了草地，我们的境况就会根本改变！”

篝火烧得更旺，像要把夜幕烧掉，让黑夜变成白天。

围着篝火的人，本来都好多天没有吃到正经东西，脸都变成黑绿色；再加上天天行军，很疲劳。但现在，情景完全不同了。同志们是那样精神百倍，每个人的脸上，迎着篝火看去，都红扑扑地放射着光辉。而我呢？什么都忘了。饥饿呀，疲劳呀，好像从来没有折磨过我似的。

我心里老是放不下：讲故事的这个人是谁呀？我又问我旁边的那个同志，他却反问了我一句：“你看他是谁呀？”

谁呢？按口音，按那瘦削的圆脸盘，按那胡子，莫非是我们的“弼时胡子”（我们对任弼时同志的亲切称呼）？按那身材，却又像关向应同志……后来我干脆不猜他。我猜他干啥呀！反正他是我们二方面军的一位首长，是我们中间的一个。

这天夜里，我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就梦见穿着战袍的李秀成，在一堆熊熊的篝火旁，和士兵们烧牛皮充饥，那牛皮烧得焦黄焦黄的，看来怪好哩！

一个火星子落在我的脚上，猛一烧，我醒过来了。我看到有很多同志都还没有睡，有的聚精会神正在缸子里煮着什么，有的用柴棍子在火堆里拨拉着什么。我爬向他们，还没有看见是啥，就闻到一股烂牛皮味道。

那个用柴棍子拨拉火的人，大概听到我的声音了，回过头，笑着说：

“是你呀，朱书记。我在烧牛皮哩！你刚才睡着了，我没有叫你，准备烧熟了再叫你起来吃。”

“我的破鞋也是生牛皮的，也可以烧着吃呀！”

“别忙！你的留下以后再吃吧！”

牛皮烧得“咝咝”响着，鼓起无数米粒那样的油泡泡。牛油掉在火里，火更旺了，火焰更浓了。

牛皮烧好了，那个同志分给我二指宽、二寸来长的一截。我放在手心里仔细一看，的确焦黄焦黄的。我先用牙咬下一小点，放在口里，像油炸糕似的，一点也不难吃。

两天过后，我的脚烂得更厉害了，一拐一拐地简直没法走。很多同志也和我一样，因为饥饿和疾病，掉队的越来越多。但是大家一想起那天夜里首长讲的太平天国的故事，劲头就来了。

奇怪，这天夜里的情景，和前天夜里的情景一模一样，又是那样黑的夜。星星在远空眨着眼睛，夜风呼呼地吹着，远处，狼在凄厉地叫着。

走着走着，忽然前边又出现一片篝火，仍和前天晚上在那土包上看到的一样：篝火是红色的，上头是飘动的透亮的火焰，再上去，变成了蓝色，终于和夜色相融，消失在夜色里了……

“同志们，首长又在篝火旁讲故事呢，我们加油走！”不知是谁大着嗓门说了这句话。

我接着说：“快啊！迟了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又忘了饥饿，忘了疾病，一脚高一脚低地向那片篝火奔去。

朱家胜　出生于1914年，江西莲花人。文中身份为红6军团模范师政治部技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顾问。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7年逝世。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最忆大舟山

■蓝　茹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大舟山阵地吗？”王文纪久违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皱纹密布的眼窝里，闪烁着饱满晶莹的骄傲和自豪，如一束永不熄灭的追光，把他和战友们在莱芜大舟山那段激情似火、纯洁如兰的青春岁月，一帧一帧地缓缓推出，清晰如昨地映现在我的眼前……

初见王文纪，是在一个深秋。彼时，我刚从西北边防调到东海之滨，第一次下部队采访，很兴奋也有些紧张，生怕完成不好任务。

几位采访对象中，王文纪是最令我难忘的一位。

他个儿不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辽宁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他被特招入伍，获得过空军“优秀科技工作者”“优秀业务工作者”和20多项军队科技成果奖，是他所在部队和他所从事国防业务工作领域的著名专家。

可一听说要采访他，王文纪一脸真诚与羞涩地连连摆手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以身许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啊。”我使出浑身解数，想挖掘出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大学生，一辈子扎根艰苦一线岗位，不计名利、无畏生死地为国奉献的动因。

王文纪却说，那时不觉得有多苦。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他也不觉得当时吃了多大苦，反倒十分怀念那20多年的“山顶洞人”时光。

“也许是老了，现在是越来越想回莱芜，回大舟山老阵地去看一看、走一走了……”王文纪深情、自豪的目光里，充满了无限的眷恋和渴望。

我的心头亦盈满了沉沉的感动和向往，对他所说的话也就听得格外用心，记得格外真切。

那时王文纪刚过知天命之年，回忆起初到莱芜、初上大舟山阵地的情况，思绪清晰流畅如泉涌，浑身洋溢着暖暖春阳一样的活力和激情。我瞬间就被他带到了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大舟山阵地……

我仿佛听到看到了刚刚穿上军装的王文纪，正与同批特招入伍的大学同窗们对着军绿色电话机，起劲地比着喊着：

“喂——！你们的阵地有多高？800米。哈哈，你们输了。我们的阵地比你们的高200米！你们可要加油啊！”

“哎——！你们的阵地离省城多远？1000多公里。真羡慕你们啊。我们的还不到900公里。”

王文纪两手做成喇叭状，惟妙惟肖地低声还原着当时的情景。他们那时就是这种比法：谁的阵地海拔高，谁的哨位离城远，谁就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和好汉。

于是有的人就千方百计地“闹”调动。如果谁能调动到够得上“英雄”级别——海拔高、离城远的阵地上，那他或她就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王文纪面有愧色地说，最初他所在的那个阵地够不上“英雄”级别，只能算“准英雄”级别：离城最远，海拔高度却差了那么一点儿。直到两年后，一些高海拔的阵地划归陆军和海军之后，他所在的那个阵地才成为“离城最远、海拔最高”的“英雄”阵地。

有名叫楠、被大伙儿昵称为“兰花花”的女同学。她因身体比较瘦弱，又是仅有的几名特招入伍女大学生之一，便被留在了城里的部队机关。但她却找到领导软磨硬缠，坚决要求上“英雄”阵地。最后组织上批准她上了王文纪所在的“准英雄”阵地。

阵地远在深山中，依山而建。哨位所在的工作区位于山顶，生活区则在相距200多米的半山腰上。虽然他们正值青春年华，但要从坡度极陡的羊肠山道爬上工作区，亦常常是汗流浃背。往四季不见阳光的山洞工作室一坐，炎炎夏日也感到寒气袭人。大雪飘飞的隆冬时节，上哨位更需要手脚并用，迂回爬上冰雪覆盖的山顶。下山时，为节省体力，他们常常选择坐在山道上往下滑，有时控制不好速度或掌握不好方向，在冰雪道上翻个跟头、打个滚儿或在到达终点时，磕一下、碰一下也是常有的事儿。

那位瘦小的女同学每天往返在这样的山路上，自然要比他们这些身强力壮的男军人多几分辛苦和劳累。但酷爱文艺的她，真像诗人形容的那样，如一朵花、一首诗、一支歌，即使她不笑的时候，脸上似乎也充盈着笑意，仿佛音乐停止后袅袅的余音。而她又很少有不笑的时候，就连紧张的连轴值夜班，大小伙子们都累得直打哈欠伸懒腰，她的眼角和唇边仍能漾出淡淡的、如雪梅吐芳似的笑意。甚至在她身怀六甲时，仍坚持与战友们一起上哨位、值夜班，没误过一班岗，也没叫过一声苦。

上山时，她可以提前点慢慢走；下山时，她就与大伙儿一样，笨拙而吃力地坐在雪地上往下滑。

大家都紧张坏了，担心她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她却如坐在弹簧床上一样乐悠悠地说：“没事！你们是一个人坐在雪地上往下滑，我则是‘两人同行’，分量重，速度慢，不会有什么事的。”

我听得直吸凉气，如同自己站在悬崖边一样紧张得心跳如擂鼓，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咬住了唇。

王老面有不解地看看我说，这算什么？同现在的条件比，他们那时是苦了点，但与那些打下江山的前辈们比，他们已经很知足、很幸福了。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坚守在护卫国家安全的前沿哨位上，苦点累点，也苦中有乐，累中有甜；苦得有成就，累得有价值。何况那时大家也确实过得非常充实，非常愉快。那种充实、幸福、自豪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那真的是一个“以苦为荣”“以能报效国家为最荣誉最大幸福”的纯真、火热的年代。

可惜后来部队整编时，楠与她的丈夫同时被确定退出现役，转业地方。王老微微叹了口气，明显有些伤感地说，他们夫妻俩离开大舟山阵地的那天，空中突然飘起了小雨，大伙儿和着泪水与雨水，深情地唱着陕北民歌“兰花花”，把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

纤细如兰的楠，以她的执着、坚韧和无悔的追求，逆行成为大舟山“英雄”阵地上的一员，也成了大学同窗和部队战友心中的英雄和骄傲。

其实，王文纪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位执着于理想和信仰、忠诚于职责和使命的英雄呢？

未见到王文纪本人前，他所在部队的领导已敬佩有加地向我介绍说，仅在王文纪参军入伍的前5年里，与他一起特招入伍并分配到那个阵地上的大学生军官，有近一半人转业到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工作。后来，当王老的妻子与其他一些勇敢走进这个深山阵地的军人之妻们，因生活拮据、工作无着时，他有不少同窗之妻，则坐在空调房内品着咖啡。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将因大舟山阵地永久关闭而“出山”工作的王文纪出差到上海，在昔日大学同窗家中亲眼见到的一幕。

接风宴上，已转业到地方的大学同窗诚心实意地劝王文纪，换一个“阵地”和生活方式，说凭着他的专业功底和20余年军旅生涯锻造出的能力，转到地方后，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等也会如部队所在阵地的海拔高度一样，令人无法不仰望。

王老却真诚而坚决地婉拒了同学的美意。在他眼里，“百姓过得越好，咱们军人在山上守得就越有价值。这不是唱高调或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咱是穿军装的人，咱不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谁去守啊？”

那次采访后不久，我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与王文纪和他所在那个部队的联系渐渐少了……

又是一年深秋至，一通视频电话，唤起了大家对过往的回忆、对未来的期盼。真诚祝愿古稀之年的老兵能如愿以偿，重返他永远难忘的大舟山阵地……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父母的板栗树

■李春龙

父母不停地要我们
吃板栗蒸鸡中的板栗
自己种的只有一点点
特意留到我从北京回来才吃
国庆中秋合一的这个庚子年
又多了一种味道
父母种在屋门前
土坎上的一棵板栗树
今年已六年
手臂粗细　首次挂果
刺球半篮黑籽三斤
白肉两碗一锅慢蒸
两个老人四个大人四个小孩
个个爱

回北京好些天了　我还在想门前
那棵手臂粗细的板栗树
如果脖子粗细了
那该结多少板栗啊
如果腰围粗细了
那该结多少板栗啊
听说板栗树能结果到五十岁
甚至一百岁
那树干该有多粗树冠该有多宽
那秋天的树下该有多少人
边低头捡边抬头望

温　暖（版画）

贾力坚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5013期

感悟圣地的“心”

■刘含钰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是无数人心灵深处最为神圣的风景。多少年来，我一直都想去延安看看，真切地感受一下这里的风物、遗存、文化还有精神，为何让人难忘？为何令人神往？

深秋时节，单位组织现地教学，我终于来到了延安。登清凉山、赴南泥湾、吃小米饭、唱陕北民歌……现地教学的日子里，我徜徉在这沟沟坎坎中，流连于革命旧址、纪念地，回味那些极其珍贵的历史经验。所见所闻，无不令我心生感念。

现在的延安，尽管楼房多起来了，但窑洞永远是这里最鲜明、最有特色的建筑。无言的窑洞告诉我们什么？教学间隙，见我在仔细端详窑洞，讲解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当年，一名“老延安”在重返延安时，激动地问身边的人：“你们看延安的窑洞像什么？”没等他人回答，他便自己答道：“像不像同心同德的‘同’字？”一个“同”字，道出了当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而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原因。凝聚起来的人心，是最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窑洞，文化是基，历史是柱，精神是顶，既是延安人民生活的居所，其隐喻的“同心”之意，更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刚到延安时，斯诺问毛泽东：“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反复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站在延安的城门前，我想起诗人何其芳有这样一段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当年，来延安的青年有多少？查到的一份资料让我震撼。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有些甚至是“大家闺秀”和“豪门公子”。

当时的延安，物质匮乏，条件艰苦，为什么这里像一方磁场，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摄影家吴印咸给出的答案是，延安乃“理想所在”。作家丁玲的答案是，“这是乐园”。老百姓也在歌声中唱出了答案：“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在延安的日子里，倾听延安历史深处的回响，最撼我心魄的，是那些生动反映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场景。

凤凰山麓下，有一株小槐树，而今已参天。当年有骑马的红军干部来此，拴马于树下，马随口啃掉一片树皮。朱德见状，亲笔写下“禁止拴马”，以教导战士爱护群众的小树，从此树下再无人拴马了。

枣园，当年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居住地。每年春节，毛主席都要在这里请村里人吃饭，农民群众也会带着软油糕、油馍给主席拜年。农民群众的秧歌队、锣鼓声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更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的深情见证。

我在想，红军“如鱼得水”之真正的“水”，不在山，不在沟，而是民心。民心，蕴藏着看不见的力量。有人曾向毛泽东请教，为什么能够打败蒋介石？他的回答就一句话：“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回首我党光辉征程，筚路蓝缕、不畏险阻，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始终为百姓谋利益，用事实诠释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感悟圣地的“心”，我的心敬了，静了，也净了。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30分　印完4时50分